# 文子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文子

◀上一卷

卷八 自然

下一卷▶

老子曰：清虛者，天之明也，無為者，治之常也，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偽，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，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，神微周盈，於物無宰。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，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。故至寒傷物，無寒不可，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，故可與不可皆可，是以大道無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，可與不可，相為左右，相為表裏。凡事之要，必從一始，時為之紀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。上執大明，下用其光，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，化為四時，分為五行，各得其所，與時往來，法度有常，下及無能，上道不傾，群臣一意，天地之道無為而備，無求而得，“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。”

老子曰：樸，至大者無形狀，道，至大者無度量，故天員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，道在中而莫知其所，故見不遠者，不可與言大，知不博者，不可與論至。夫忝道與物通者，無以相非，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若夫規矩勾繩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巧也，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，徒絃則不能獨悲，故絃，悲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悲也。至於神和，遊於心手之間，放意寫神，論愛而形於絃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肅者形之君也，而寂寞者音之主也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道為之命，物以自正。至微甚內，不以事貴，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用兵而強。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，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奪人能也，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。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，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異理，萬物同情而異形。智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，故聖人立法，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，故生者無德，死者無怨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，狹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遠而惑，聖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以為極，是謂天德。

老子曰：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，懷萬物而不同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親，故能法天者，天不一時，地不一材，人不一事，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。故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，輕者欲發，重者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非其有也。故勇者可令進鬥，不可令持堅，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凌敵，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財，廉者可令守分，不可令進取，信者可令持約，不可令應變，五者，聖人兼用而材使之。夫天地不懷一物，陰陽不產一類，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，聖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則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。

老子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，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，樂所以為樂者，乃所以為悲也，安所以為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故聖人之牧民也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為其所能，周其所適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即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。天下之物，無貴無賤，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，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，故不尚賢者，言不放魚於木，不沈鳥於淵。昔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奚仲為工師，其導民也，水處者漁，林處者採，谷處者牧，陵處者田，地宜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，皋澤織網，陵坡耕田，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。是以離叛者寡，聽從者眾，若風之過蕭，忽然而感之，各以清濁應，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，非無人也，各守其職也，盛者，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，有餘者，非多財也，欲節事寡也，不足者，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，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所守也，上德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以道治天下，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循暢之，故因即大，作即小。古之瀆水

者，因水之流也，生稼者，因地之宜也，征伐者，因民之欲也，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。物必有自然而人事有治也，故先王之制法，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，無其性，不可使順教，無其資，不可使遵道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其非聖人為之法度，不可使向方，因其所惡以禁姦，故刑罰不用，威行如神，因其性即天下聽從，怫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。道德者，則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懷也，懷之則功名立。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，江海無為以成其大，洼下以成其廣，故能長久，為天下谿谷，其德乃足，無為能取百川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是以取天下而無事。不自奉故富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，處不肖之地，故為天下王，不爭故莫能與之爭，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，江海近於道，故能長久，與天地相保。公正脩道，即功成不有，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，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，此謂玄德深矣！遠矣！其與物反矣！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，唯聖人能知所以，非雄非雌，非牝非牡，生而不死，天地以成，陰陽以形，萬物以生。故陰與陽，有員有方，有短有長，有存有亡，道為之命，幽沉而光事，於心甚微，於道甚當，死生同理，萬物變化，合於一道。簡生忘死，何往不壽，去事與言，慎無為也。守道周密，於物不宰，至微無形，天地之始，萬物同於道而殊形，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，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蓋，至細無內，故為萬物貴。道之存生，德之安形，至道之度，去好去惡，無有知故，易意和心，無以道迕。夫天地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二，交而合之，上下不失，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五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規矩。夫道至親不可疏，至近不可遠，求之近者，往而復反。

老子曰：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，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迫於理。聖人之道，於物無有，道挾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形，明淺然後任察。任智者中心亂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。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，其德乃天覆而地載，道之以時，其養乃厚，厚養即治，雖有神聖，人何以易之。去心智，故省刑罰，反清靜，物將自正。道之為君如尸，儼然玄默，而天下受其福，一人被之不褒，萬人被之不褊。是故重為惠，重為暴，即道迕矣。為惠者布施也，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即守職懈於官，而遊居者亟於進矣。夫暴者妄誅也，無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，即脩身不勸善，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。故為惠者即生姦，為暴者即生亂，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。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，誅者不怨君，罪之當也，賞者不德上，功之致也，民知誅賞之來，皆生於身，故務功脩業，不受賜於人，是以朝廷蕪而無跡，田野辟而無穢，故太上下知而有之。王道者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，因循任下，責成不勞，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，進退應時，動靜循理，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。名各自命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，若欲狹之，乃是離之，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

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嘿嘿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，輪轉無端，化逐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其聽治也，虛心弱志，清明不闇，是故群臣輻湊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，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國之所以明矣。

老子曰：知而好問者聖，勇而好問者勝，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，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，用眾人之力者，烏獲不足恃也，乘眾人之勢者，天下不足用也。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。故聖人舉事，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，有一形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力勝其任，即舉者不重也，能勝其事，即為者不難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。

老子曰：所謂無為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，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，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枉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，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，若夫水用舟，涉用鼿，泥用輴，山用樏，夏瀆冬陂，因高為山，因下為池，非吾所為也。聖人不恥身之賤，惡道之不行也，不憂命之短，憂百姓之窮也，故常虛而無為，抱素見樸，不與物雜。

老子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，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，為天下之民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詐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，又為其懷智不以相教，積財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一人之明，不能遍照海內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為絕國殊俗，不得被澤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。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，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，所以衣寒食飢，養老弱，息勞倦，無不以也。神農形悴，堯瘦虞，舜黧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傳賣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，非以貪祿慕位，將欲事起於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四體不勤，思慮不困，於事求贍者，未之聞也。

老子曰：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。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，虛靜無有，忽恍無際，遠無所止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是謂大道之經。

老子曰：夫道者，體員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，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天員而無端，故不得觀，地方而無涯，故莫窺其門，天化遂無形狀，地生長無計量。夫物有勝，唯道無勝，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，輪轉無形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，日月之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，制形而無

形，故功可成，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，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，修正於境內，而遠方懷德，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。古之得道者，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合四時。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伸不獲五度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為之去殘除害，夫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己而動，天下為鬥。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為用，不能用兵者，用其為己用，用其自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，用其為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。